

八 防 方 言 滑 稽 戏

千 变 万 化

編 剧 : 胡 廷 源
傅 峰

翻 编 : 林 鵬 翔

厦 门 群 艺 馆 业 余 方 言 剧 团 印

PDG

人 物 表

- 严 肃——房修工程队支部书记，三十二岁。
- 福 根——新风路工地主任，五十九岁。
- 小 江——雅号“钢筋”新风路工地木工，二十八岁。
- 小 王——雅号“黄沙”新风路工地电工，二十二岁。
- 小 石——雅号“石子”新风路工地泥工，三十二岁。
- 小 史——雅号“水泥”新风路工地杂工，二十四岁。
- 凌 芳——某医院护士长，严肃的对象，女，二十九岁。
- 方老太——侨眷，女，六十九岁。
- 范阿姨——某厂女工，凌芳的舅妈，四十九岁。
- 杨 敏——小江的女友，新风路派出所民警，方老太的外孙女，二十五岁。
- 赵师傅——某家用电器厂修理部工人，四十八岁。
- 林 琳——某医院护士，女，二十九岁。
- 小 孩——卖葫芦的，十几岁。

第 一 幕

第一场

〔1985年春的某日下午。〕

〔房修工地现场。新风路88号居民楼底层内外。这是一幢百年老屋，又破又旧，墙面裂缝累累，水迹层层，墙角边堆着红砖。屋边是排排手架。〕

〔音乐声伴随着卷扬机、拌料机、小车和哨子的喧闹声，劳动的号叫声，幕启。〕

〔福根面对台口在嚷叫着。

福根：小张的，安全帽戴其好！（朝另一个方向）喂！推车的，自顾着霸路！（又朝另一方向）哎，倒行倒行！咿哟跑起来硬行面顶供佬！

〔严肃上。

严肃：福根师，你咧无闲？

福根：哦！小严！你即拍拼：现上任现来踅点。

严肃：我准备俗两日则来报到，这阵先来四界看看咧。

福根：害！这有啥通好看咧？出这几个少年家巴锐着会鼓尾。我这个二地主任，规日吗着令佢咧捧碗仔吐血！你无看便罢，看着会走甲到裤脚。

严肃：无调查无发言权，还是先看《则讲》。

福根：也好，我带你去看。

严肃：咿哟，你带我去这个撑头撑耳，一旦知悉我是新来的支部书记，抑卜看的物件准是看给看。

福根：安尔讲也有理，喏，这四疆辗转就是咱的工地。

严肃：好，我自己去看。

福根：你去看，我去请。

严肃：请什么？

福根：抑都造几个大少爷，逐日做工拢着用请。

严肃：哦？！

福根：真无伊法。

〔严肃下。

福根：小江！小王！小石的！上班啦！……（没人应声）大少爷！

〔小江、小石、小史从楼上下了。

众人：喂！

福根：叫恁的名谁无听见，抑叫恁大少爷……

江石：谁听见啦。

福根：恁筒会即势啊？

江石：喂咧，爸妈生恁的恁。

福根：咄免恁数牙，又课好好做啊，我还着去追并叫人。小李！

小江：（应声）喂！

福根：无咧叫你，咄免捺捺参狗吠。（下）

小江：哎，老酒去喽，咱继续练舞。

小史：恁这练呀？福根师若幹来就滚床！

小石：伊比咱较仙公，现日东超西超四界去讲王，下晡给恁来啦！这叫象内无猫老戴跷脚。

小江：恁是跷脚是练脚。八十年代的青年就看恁安尔啦，还顶都敢合人咬，看十探戈还是命巴，咱这做涂的练差，到啥场合都十合伊伙甲茹六捷！

小石：着！“水泥”，音乐开落去！

（小史拿出袖珍三用机，按键。音乐起，三人大跳迪斯科。

小石：（突然想起，大为减气）喂！

小江：（按停音乐）“石子”，你筒然垂头丧气？

小石：女朋友已经哼去，跳着无趣味。

小江：你也真无查某缘。交一个煞一个。

小史：我做了精确的统计，这个是第十三个。

小江：起先都好势好势，路尾筒会哼去咧？

小石：“钢筋”呀——！（唱“卖肉粽”调）

自悲自叹歹命人，

爸妈本来真疼痛。

互教读册十几冬，
只因后门无半项，
则着来做泥水工，
泥水工，泥水工，做泥水工。
想着起来自籍红，
亲娘连做几落冬，
查某听着泥水工，
摇头盘耳现行动，
看来娶某无映望，
无映望，无映望，全无映望。

小江：喂！有嫁女的真哭爸！

(唱) 国周看钱无看人，
有钱甘愿嫁老翁，
看看咱这泥水工，
身份臭贱又无空，
根本任称无够重，
无够重，无够重，称无够重。

小史：较看破咧！

(唱) 记得老人一句话：
有缘千里来相见，
无缘见面现行鸡，
天下查某赫尔侬，
岂无淑女相匹配！
相匹配，相匹配，来相匹配！

免惊无啦！

小江：着！“石子”呀，你看再接再厉，将希望寄托他第十四个！

小 石：汰讲，汰讲，做工校着。

〔小江收三用机，坐下看报。〕

小 江：喂！这地的居民，就算唔？做工课还着人唔？（喊）楼顶的呀！做工啦，统统落来呀！

〔方老太、范阿姨应声从楼上下。赵师付从另一边出。〕

范阿姨：真死唔，家内摸煞直，还着出来作福。

方老太：厝例修理，艰苦是暂时，忍耐就过去。

赵师付：怎都无去关我看，规楼顶花甲若旧货摊。

小 江：（故意地）怎样，“红麓仔”煞无喽？

方老太、赵师付，什么“红麓仔”？

赵师付：进口熏，“良友”的啦。

方老太：你的熏吗是红麓仔，一包借我。

赵师付：带着你老大人，无我是烟提出来（拿烟）

方老太：（递烟）师付，这个挂点熏。

小 石：啊！“友谊”俗无草咀？

赵师付：“良友”、“友谊”都是友，熏壳有红就是“红麓仔”。

小 石：这号熏我无点。

赵师付：本来我也无想卜互你点！安尔准挂好去。（收烟）

小 江：做工工人！免给加话。（对赵）你这个目镜先，将唔不切搽入来！（对方）若阿婆你将这番扫涂头送出去！

（对范）范阿姨你搬砖仔去楼顶。

方老太：抑我双手两兄弟，卜怎样搽涂头？

小 石：“不泥”的，工具提借伊。

小 火：好，阿婆，你跟我来。（带方老太上楼）

范阿姨：（用手指头碰头）我苦呀！抵重呀？

小 石：范阿姨，你都唔是咧搬砖头呀。

范阿姨：唔仔到没大人，种今叫是碰头唔？（范碰）

小 石：你安尔拉象位菜市喇拔巴朗斯，戏旦喇落科也咱是出
两枚指头行啦。若无用双手，你一年都搬啥了！

范阿姨：我苦喽！今仔敢着拖髀则会熬唔！（下决心，拖两块
破头上楼）

小 石：（随着范的脚步，边唱边跟上）“鞋儿破，帽儿破，
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

小 江：哎，凶盛的！逐个拉喇做工课，你店这哼熏敢会好剪？

赵师傅：熏枝头真久，无烧会臭唔。

小 江：痛话免练，紧去做工！

赵师傅：痛话免练，紧去做工！

小 江：赶紧去呀！

赵师傅：赶紧去呀！

小 江：目镜先的，咽通格扎喽，我叫你去做工，听有元？

赵师傅：我今日休息，卜做什工？

小 江：你休息，阮无休息呀。

赵师傅：你无休息，则看去做工唔！

小 江：我向你，这间厝谁喇倚？

赵师傅：我喇倚，么代？

小 江：厝顶卜修理修唔？

赵师傅：当然是卜修理，若无法凭着师傅卜来排好看？

小 江：嗯，对答如流，佩服！佩服（对赵左右端详）

赵师傅：你卜创啥？

小 江：目镜先，今年几岁啦？

赵师傅：四十八。已经娶某生团，咱免做亲娃。

小 江：你自己看唔，厝顶阿婆六十九岁啦，做小工是赫尔自
觉，赫水积极，你年纪轻口却即尔臭悍，任抽啥行。

唔！四十八，你也讲会当出祖！

赵师傅：是呀，你们也该出咀！六十九岁的老阿婆着共您做小工，你简啥要果啊？！

小江：拆句共你讲啦，这地的工课，您若会配合，三日就好；若啥配合，三礼拜还无的搞。（转身欲走）

赵师傅：慢着！你正安卜安尔习空立？倚户无共您做小工然啥用得？！

小江：你去探听看噢，现时的行情就是安尔！

赵师傅：抑你卜叫我到什么？

小江：将对面趟木材共我撑入来！

赵师傅：哦，摆木材：抑若搬砖仔呢？

小江：也照搬！

赵师傅：手水泥？

小江：也照车！

赵师傅：拌灰涂？

小江：也照拌！

赵师傅：提奖金？

小江：也照提……听！提奖金与你啥关系？

赵师傅：哦，做小工有我的份；提奖金无我的份，世间上简有这年代志？

小江：我问你，卜做抑则做？

赵师傅：拆句共你讲，则做！

小江：好，好。（唱）“哦……小小的一片云呀，慢……地走过来……”（坐下）

赵师傅：怎样？卜变花轿？

小江：倚工倚料！

赵师傅：好，你倚工倚料。（普通话）就上楼睡觉！

（范阿婆，方后太欲下楼，方后咿碰了墙壁，惊呼起来）

手中泥桶滚下。

方老太：哎哟！

范阿斌：阿姆呀，你是障仔噃？（也碰到墙壁）我爸我妈喽！

这堵壁是障死呀！摸着规枝手总麻痺噃！

赵师傅：我摸着睽……我摸刀呀！有电，有电！

方老太：电筒赫努走，走到墙壁顶去！

赵师傅：一定是漏电！无要紧，我叫佢来修陈就好。（向江）

师的，邀漏电。

小 江：我电工！

赵师傅：卜相办？办给倒啦！（走到台口）电工师！电工师！

电工同志啲——！

小 王：哎——！来喽，来喽！（腰挂电工工具，从剧场门处

骑自行车冲到台前）喂！脚踏车鬥拎起去。

赵师傅：（拉车上台，架好）你安怎会行这条路？

小 王：喂！赶卜来上班，煞濑对沟行落去！

赵师傅：抑今费神，邀墙壁漏电，请你处理陈。

小 王：（用电笔测试）唔免惊，这是感应电，给电死人啦。

方老太：哎哟！给死惊着吗半命，还是修理陈较着。

范阿斌：是唔，是唔，响今真不是稿唔。摸着规支手总麻去啲！

小 王：会麻则好，可以做“电疗”嘛，去医馆还着挂号。

赵师傅：哎，讲笑归讲笑，修理还差着修理。

小 王：恁听我讲，什么叫感应电呢？这主要是做涂的恶厝无顶做工，涂沙坡桑拼无透气。这儿日落大雨，则将泥泥冲入水管，水管塞死则积水，水流到墙壁碰着电线就产生感应电，安尔会透楚给？

范 氏：透楚啦。

小 王：透楚就好。拜拜！

赵师傅：哎哎，未楚去，问题还未解决呢。

〔小石、小史下楼。小史又坐在一旁看书。〕

小 王：卜解决真器为，去叫做涂的通一下。

〔赵师傅，方老太，范阿婆找小石，敬礼。〕

小 石：这合做涂的无关系，水管是互锯扁钝刀花墓棚，去找木工。

〔三居民又转向小江，敬礼。〕

小 江：木工无管这号代老，通水管着去叫杂工。

〔小史正看书入迷。〕

方老太：师傅呀，漏电啦。

小 史：（因不看书）漏电找电工。

〔由于房修工的互相推卸，弄得三居民团团转。〕

小 王：叫做涂的！

小 石：叫木工！

小 江：叫杂工！

小 史：叫电工！

小 王：纸！筒着衣襟紧：两腿终楚了啦！

赵师傅：您无负起职责，则互伉咧楚走马灯。

方老太：伉着个皮球，互伉咧踢来踢去！

范阿婆：我无，您有年行日头当卜上，咄通要咧格样，度人哀怨无好德。

赵师傅：（气）这个拍白讲，您到底卜通抑不通？

小 王：自戕与耳空，都咄八听着通水管是叫电工。

小 江：也无！何一条规定，讲这是木工的职责。

赵师傅：难道讲，前伉居民自己通？！那伉若房修工来卜创什么？什花瓶，做古董！排咧着笔！排咧展皇！

小 王：你更年款恶，人就咧惊家吓是吓。

〔小江、小王与赵师傅争吵。严前上。劝开。〕

严 前：我讲一句公道话哦，水管暴漏，这哪是电工的罪，也哪是木工的责任……

小 王：着着着！这牙话完全正板，真合人听！

严 前：不过，这座厝现在咧大修，房修工人完全应该帮解决！

小 王：你这个王禄仔咀，一句讲入，一句放出，这是不是意思？

赵师傅：嘿！立场坚定，是非分明！

范阿姨：说话公正，我最欢迎！

方老太：我捧双手，表示赞成！

小 江：（拍拍严的肩膀）少青的！话是你自己讲，卜通你自己去通！

严 前：啊？！

赵师傅：（对严）你共伊听看哦，横々讲估卜横々着啦。

〔赵师傅和小江、小王又争吵。〕

严 前：免浪，免浪，我来去通！

赵师傅：无你的代表，你免管伊！

严 前：水管暴漏，总着有人去通呀……哎，卜对哪起去？

小 江：（指脚手架）喏！对这起去，敢例敢？

小 王：跑到厝尾厝就通会着啦。

严 前：哦，您卜叫我踮厝架：通速改操作规程？！

小 王：好心咧互骂春！

小 江：无看伊卜对哪起去咯？

赵师傅：甲无！喏，样样位起，对起直速起去。

范阿姨：对阳台边过去就是砖厝，水涵头就位左旁边。

严 前：好，我去通看哦（快考上楼）

小王：呸！看无煞剑出重，原来佬是一个蜜蜂叔叔！

小江：好啦，水管的问题解决啦，咱也落班啦！

范氏：什么呀，还未做工煞落班啦！

小王：一种价钱一种货嘛，特区补贴佬提升五元提十二元，当然有做顶哺就无做下哺；这叫买卖公道无相呢！

〔听到要下班，小石来劲了，小史也不看书了。〕

小江：着工头批借佬用，无收租金，免交管理费。

小史：不过这个着注意安全！老阿婆，我这领工作服借你穿，安全帽互你戴（帮方老太穿戴）

小王：其实，这头对佬的培养，互佬继承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学习建筑工人的优良作风。

小石：特别是通过劳动，互佬能消灵透血脉会通，逐个永远健康！万寿无疆！

〔他们帮范氏穿工作服，戴安全帽。留下钢筋、泥桶等工具。〕

小江：兄弟呀！行吓——！

〔四人合唱《踏着夕阳归去》，舞下。〕

（唱词）远去的见你位日头落山，

撑着一把红色的雨伞，

海风将你的头毛拍散，

显出你形态更好看……

方老太：唔！厝修理未好煞修着我老阿婆，穿这身挂合咧炼钢差不多。

赵师傅：抑我加这桩铁斜估较水气，拉紧传说中的门神护肘。

范阿婆：佬等咧说就好行囉，有种今物件咱看大口感谢。啧啧，起风有通碎，落雨有通速，出日也煞曝晒些，也通煤炭炉佬咽免惊莫埃！

赵师傅：无无无，我愈想一腹火愈着，就神就这身来去我个领导，合伊翻一个透捉！

〔赵伙出门，迎面碰见杨敏上。〕

杨敏：（奇怪）哎呀，赵师傅……哦，佢好妈有佢咧无？

赵师傅：有呀，啫，数数。

杨敏：安妈，你……安怎穿甲这身咧？

方老太：这恰是修理厝则有这种机会，若无然着捉钱去自己买。

杨敏：抑你咧落涂脚咧创啥？

方老太：做小工咁，搨灰涂，搬砖头，倒箬扫，透涂头……

范阿姨：呀种今恰是机会难逢咯，讲世是通过这款劳动，度梳筋络灵活血脉会通，永远都老骨足康么，老皮会过呢。

杨敏：哦，公家修理厝，倚家着做小工？无这号规定！佢老板，无短伊的理！

范阿姨：做小工是较迟么代唔，最食力的是着恰买物件来款缚噃。

赵师傅：还着恰款待？哦，同倚内无你讲我恰然咁知。

方老太：钱开淡落都无要紧，着回界去拜托人买较厉害啦。

赵师傅：佢修理部的同志，出门去修理家用电器，从来无捉半项物，就是茶水熏枝也是给人自倚。

范阿姨：你是你，伊是伊，咱种今人哦，卜障仔比噃？

赵师傅：我就甘愿厝咁修理，互伊落雨天规间凑么滴，变做汗泳池，然穿雨衣撑雨伞咧晒较欢喜！我也恰会得开一占钱，来赞助这种歹风气。

范阿姨：现时市面顶拔是这体，无孤么咱三几个，也咱何苦来破人的例？

杨敏：范阿姨，话固是安尔讲，咱着学习赵师傅，以实际行动来抵制不正之风！

方老太：好啦，好啦！是咱欢喜甘愿下给人食，陕川后咱俩米
关人混，哎哟！若传出去与人知晓，那就真歹了！

范阿姨：是是，是是！人总有点窝窝有保庇；伊若赶紧共咱修理，
稍路做伊周至，也咱都平本估倒趁利息钱。

方老太：讲估讲倒转啦，咱就是请朋友兄弟来闹修理，同款着
做小工，规日熏茶酒不离，过后给人情较大天！

杨 敏：宝妈，你偷煞看别人咧讲话：……嘻！戴甲总帽歪
歪，歹看甲！（替方取下号全帽，看里面）二号：“
0033”。好！总这个“0033”的二号，我就听好
去找个领导！（欲下）

赵师傅：我去！我是这地的居民，我去较着（下）

范阿姨：（与方老太抱住杨敏）哎哎，阿敏呀，鸡咏蜡，无彩
咀，你去皮映咧无彩工。

杨 敏：伢地段也咧修理厝，人红旗房修队一到地就贴告示，
叫居民做小工，叫食居民的点心合熏枝，位施工的
时，还替居民做其侬好代表，同款是房修队，这地的
房修队就咱值人一枝脚须！

范阿姨：嘿，人论搨头伸出也徐平，落后淡淡都也无牵稀奇。
也你共伊挖鼻，伊则来报狗行冤，着衰的是搨的舒
户焉。

杨 敏：三中全会以后，什么怪现象都咧起变化，我总相信这
个房修队就会改变！

方老太：哎哟！两支大鼓吹咧双棚斗！有活死去楼顶讲行咄？

杨 敏：宝妈，你放心。我以民警的身份共个提意见，绝对会
连累着你。（欲下）

范阿姨：哎，好办法！

方老太：敏介！你共我幹来！

柯 敏：安妈呀，抑是么代？

方老太：（拉柯敏坐下）你共我坐落来！这项代志你免管，卜管就管你自己！

柯 敏：我自己，抑是么代志？

方老太：你老老头头共安妈讲，对象找好未？

柯 敏：哎呀！我早就共你讲，已经找好啦。不过，一个分文，加是无啦。

（范阿姨见状，急捻两块砖上楼。）

方老太：我恁恁，你有对象，安怎无煞来我看？

柯 敏：咁是我恁恁伊来，先伊无煞来。

方老太：无煞来：为什么无煞来：为讲以前，安妈有海外关系，会去连累着恁；现在政策即清楚，还有什么通嫌呢？

柯 敏：无啦，伊惊人讲……

方老太：讲什么？

柯 敏：讲伊是贪着你的钱。

方老太：伊无贪我的钱：抑我无按掇钱互伊，代老恁就直喽。

柯 敏：好啦。

方老太：着会记得，我生日的时，你一定是着恁伊来，听有无？

柯 敏：有啦，阮两则商量际。

方老太：有啥通商量：卜来两个总来；恁来两个总来！

柯 敏：好好好！安妈呀，到时我一定共伊做阵来。哦，我着来去喽。

方老太：到时两个总着来哦！

柯 敏：知影啦。（下）

（凌芳上。）

凌 芳：阿婆，你咧无闲？

方老太：哦，凌芳……范阿姨，凌芳来啦！

(范阿姨匆匆下楼。方老太上楼。)

范阿姨：小凌！

凌芳：阿玲，你咧做小工？

范阿姨：领咗生痛叫住着喽。

凌芳：阿玲，你卜捏的熏交我头采喽，啫（从包里拿出“良友”香烟）你都有烧熏，筒卜头即好的熏？

范阿姨：你哪抵闹恁呀，若无熏酒茶，卜障行修理厝呀？现时哦，就是去大成里烧北仔饼，也是着熏枝燕路恁！

凌芳：敢正实安尔？！

范阿姨：我的护士长呀，有闲你则去眈着喽，恁医生采顶的熏枝也恰少哪。啫，三不五时着安咧（比划）扫落厝柜。手腕救拖腰的人，熏枝食恰了唔！现日皆安礼咧扫苟。

凌芳：阿玲，你也真失钻，愈是个别的现象，你有愈清楚。

范阿姨：你咧势吓喽，其实恁阿玲咀水无估同厝波，连面头前的代志都看恰清楚咯！

凌芳：什么代志呀？

范阿姨：喂，你今年廿九喽哪！阿玲象你的岁数，姘仔已经读中学喽；呀你卜拖到底时呀？三十岁咧埔是青铜，三十岁歪某要恰人咯！

凌芳：这你放心，我恰做老姑婆啦！厝安排好马上结婚。

范阿姨：着恁寄分厝咯？啫啫，我教你（指烟）种分熏赶紧对后门揸落去，……

凌芳：哈……！阿玲你错喽，人伊半枝熏也无了，厝照原分着。

范阿姨：你这闹查来呀！有厝那天赶紧结婚咯！

凌芳：因为别个同志倚厝困难，伊先让人。

范阿姨：咧做大阵！到尾会去娶无某即煞。

凌 芳：哪会呀，我等伊造。

范阿姨：若安咧都无话通说，到时咧定会记得我这个阿玲亲爷。

凌 芳：阿玲呀，我爸妈早过身，现在只有你一个长辈，我自然着来苦存你。

范阿姨：你苦存我，我也给你度你失礼。哎，呀您许个是停哪一迹咧工作呀？

凌 芳：位房管局，咧做泥木工……

范阿姨：什么？！我苦呀，是做涂的咯？！

凌 芳：阿玲，做涂的有什么歹？人伊工作出色，现时领导三已经提拔伊，当一个房修队的干部。

范阿姨：哦，做干部喽？安咧咧较远个咯。护士长嫁度干部，嗯，新煞行公道！

凌 芳：阿玲，卜到点喽，我着来去喽。

范阿姨：奚来是咯！您造版，既然是房修队的干部，叫伊则则面你都知哦，将阿玲的矮屑修理较你都知哦。

凌 芳：这……

范阿姨：你免惊，无合理的要求，阿玲绝对会提。

凌 芳：阿玲，你都咧知影，伊这个人……

范阿姨：好好好，你叫伊来相入一下，我本身合伊说较条直。
〔小石上。〕

凌 芳：也好，我则共伊讲……阿玲呀，我卜去喽（下）

范阿姨：行伊好！则佑来哦！

小 石：范阿姨，我的饭菜果位造衫袋仔咧。

范阿姨：看位哪落你自己提咯。

小 石：（边拿边问）范阿姨，头先造个是您外甥女？

范阿姨：是咯。

小 石：伊是育英中学毕业的哦？